

■玉渊杂谭

因为前一段“岳阳楼被卖了”的传闻,岳阳市政府被湖南省文物局紧急约谈,双方初步决定暂缓转让岳阳楼经营权。不过,暂时叫停的“买卖”无法解除公众对岳阳楼命运的担忧——早在2002年,岳阳楼差点被捆绑上市,后来是在省里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看来,掘岳阳楼这块金,当地政府也是蛮拼的。

从张家界开始,19年来,景区经营权转让已经成为各地发展旅游经济

的套路。看着人家市场化经营搞得风生水起,赚得盆满钵满,自己只能一直捧摊,看着个金饭碗干着急,岳阳市政府也是怪难受。但“掘金”须合法,而根据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岳阳楼作为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

其实这很好理解,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对文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太多担当,而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甚至可能竭泽而渔。况且,也并

不是所有名胜古迹都适合引入大规模的市场开发。

江南三大名楼之所以名扬天下,并不是其建筑本身有多少惊艳之处,而是这些亭台楼阁与文人们写下的千古佳篇相互辉映的效果——“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捆绑“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惆怅;落霞孤鹜、秋水长天相伴滕王阁;即席作序才情立现;登岳阳楼,既有去国怀乡,又有心旷神怡,承载着中

国士大夫的忧乐观和济世情怀。如是观之,就文化属性而言,保留岳阳楼的朴素和真切才有利于怀古和凭吊。如果说商业化扩张会威胁到纯木结构的文物本体,那么对附着其上的气质和场域的破坏,则是对文物更大的伤害。

在处理文物和市场的关系时,有人爱拿国家文物工作方针里的“合理利用”说事,断章取义地把文物看成摇钱树,也不如有心还是无意。所谓“保护

文·杨雪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文物保护单位首先在保护,利用的前提也是适度合理。有些事业注定需要供养,做文保首先应该有一颗甘于清贫的心。

抱有对文物一定的敬畏心来讨论适度合理利用,思路会大不一样。掘岳阳楼这块金,不妨从其文化价值着手,发挥这张名片的品牌效应。当然,这就劳烦当地政府虔诚一点,多费些心思。

不怕入错行,三百六十行,隔行不隔理。把每一行都做到了极致,不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吗?

行

男怕入错行,朝辞白帝彩云间,常常不自信地问自己,是不是入错了行?

许多年前,记者证除了不能到银行取款,几乎是无所不能。看看文革中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影,记者明察暗访上情下达,最关键的时候记者证一亮,走资派当即人仰马翻!记者几乎是真理与中央的代表,有点像今天古装电视剧里暗访的钦差。能够入到记者这一行,简直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

又过了许多年,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大转型时代。从政权的频繁变化,到经济的变轨转型;从人们的思想解放,到精神的反污防污……那个时代的记者如同置身于一个历史的加速器,想不狂热都不行。是不是铁板,都要贵无旁贷地担道义;有没有辣手,也会争先恐后地著文章!当记者,经历了那一段是荒唐,没经历那一段是遗憾。

于是,岁月到了今天。反观记者本行,有早年的同事,借助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位“伯乐”,四蹄一跃,转身从政。多年前促膝彻夜长谈的伙计,今日只能从电视和报纸上得见仁兄的尊容。也有以记者行为跳板,以报纸电视为支点,手搭凉棚四下张望,日算千里夜观天象,找到一个上好的时机,腾身飞翔翩然落地。再相见时,已然是腰缠亿万某某老总。回首往事,谈笑间报纸灰飞烟灭。

终于,不再怀疑是否入错了行。因为,这一行已经快要耗尽了酒家的生命。犹如女怕嫁错郎,都嫁了大半辈子,就算错也只有将错就错了。沧海桑田白马过隙,随着岁月的流逝,太太的批评越来越不威、越来越无力,以至于把语言都省略,只剩下鼻孔里的那一声:哼——。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怨气都听不出一丝了。所以,听到人家讥讽“防火防盗防记者”咱也就是一笑了之,不会拍案而起。

记者当了大半辈子,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比如阅人、阅世、阅山水……罗斯福说: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英雄,总得有人坐在路边,在英雄经过的时候,给他们鼓掌,为他们欢呼!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记者一行的状元,也就是更加精彩地为英雄鼓掌、为英雄评说、甚至还会很中肯很善意地指出英雄的些许不足。您可以指点江山、评说历史,您却不能夺取江山、扭转历史。否则的话,您就不再是记者了。就像做“官”了的史官司马迁一样,“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您就秉笔直书吧!

阅人无数,阅世炎凉,饱览山川,遍尝甘苦。这一行千了也还有点散带自珍,既不能像民国记者那样骂骂文章,也不能像外国记者那样冷对刀枪。却又还要担负着和他们一样的使命,并且比他们的使命还要多一层——为社会输送正能量。您就不仅是不能犀利的事儿了,也不仅是怕不怕死的事儿了。您可以百折不挠,却还要百炼钢绕指柔;您可以视死如归,却还要随方就圆滴石穿!

一位生命科学朋友从美国回来,为他接风小酌。科学家朋友最近研发了一种可以阻断消除一段记忆的生物药。比如,有些人在经历了重大灾害之后,痛苦恐惧的记忆会影响他们终身生活。把这些痛苦恐惧的记忆消除,对于他们今后的心理健康将有着重大的意义。其实,定向消除记忆,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还有着许多今天看不到的意义。科学家朋友侃侃而谈,我们听得全神贯注。没料到另一位朋友举杯打断,他说不意思啊,我不懂您的生物学专业,但是我想挑战您的观点。记忆是人类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用药物来干预、删除人的记忆,是不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奇峰突起,话锋一转,几个科盲与一个生物学家,开始了一场科学与伦理的热烈讨论……

杯盏谈笑之间,朝辞胡思乱想,倒也不怕入错行,三百六十行,隔行不隔理。把每一行都做到了极致,不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吗?怕的是入了行却不爱,干一行却敷衍,那就成了天天后悔嫁错郎的怨妇。半年前,广东省中山大学校园改建,需要将一位在中山大学为师生们修了二十多年鞋子的鞋匠摊子清走。没料到这件小事在学校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许多师生认为,一个二十多年的鞋匠小摊,已经融入中山大学校园生态的一部分,不应该随便就被清走。还不只是修鞋不方便,更是对一个鞋匠二十多年为师生服务岁月的尊重。

不知道后来,这位被师生们敬重的鞋匠所归何处。我却为这一道温馨的人文风景所感动。再掂起写了四十多年“本报讯”的拙笔,心中也渐渐升起了不悔的倔强。

不知这算不算“工匠精神”?

朝辞白帝彩云间
邮箱:1611419167@qq.com

■影像空间

《你的名字。》
与日本物哀文化

文·段善策

在国产青春片原创力不足,吸引力下降的背景下,青春风暴依旧成为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的主旋律。日本电影及其掀起的二次元文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引进的日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垫底辣妹》这样的励志青春片;第二类是《寄生兽》这样的动画改编真人电影;第三类是主打“少女心”和“情怀牌”的动画电影。票房表现上,这些低成本、高口碑的日本动画电影已经成为美式大片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最近公映的《你的名字。》更是成为风头盖过好莱坞大片的现象级电影,其标签“中二”一词也堪称年度热词。

与兜售童年回忆,消费经典IP的《哆啦A梦》(樱桃小丸子)等传统动画电影不同,《你的名字。》是一部融合神话、灾难元素的青春题材,具有个人表达的原创动画长片。影片将个人渺小的情感与群体巨大的灾难相联系,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倘若《哆啦A梦》们是日本影人馈赠给观众的纪念册,那么,《你的名字。》则是导演新海诚写给全世界少男少女的一封信。犹如华丽的辞藻、优美的字体和粉色的纸张是情书不可或缺的要素,本片细腻唯美的画面和明丽透亮的质感给人印象深刻。精雕细琢的景观,纤毫毕现的风物,仿佛从日式水彩画中走出一般。对现实光影近乎苛刻地还原,眼花缭乱的色彩高饱和度,更是达到了令人“愉快的眩晕和赞叹”(英国伯内特语)的高度。少男少女的青春悸动在美轮美奂的星空、森林和小镇的映衬下显得美好而纯粹。再配上从歌中汲取灵感、令这份极致纯粹的情感成为喧嚣浮躁的银幕上的一股清流。

影片虽然着眼于青春成长、命运爱情的寻常命题,但通过引入彗星灾难、阴阳相隔的极端情景,把恋人之间的离愁别绪嵌入到日本民族的“物哀”文化和情

感结构中,使爱的追寻具有了审美意义和神话色彩。“物哀”一词是江户时期日本国学大师居长阐发《源氏物语》的文学观时提出的概念。它是日本文学的思想底色,也代表大和民族的审美意识。

日本列岛四季分明、风土宜人,但资源匮乏、天灾频仍,使得日本人喜好“春观夜樱,夏望繁星,秋赏满月,冬会初雪”(《浪客剑心·追忆篇》),赞叹天地自然鬼斧神工的同时,也深深感到美好事物的转瞬即逝,个人的渺小,以及生命的无常。承认并欣赏生命的美丽和脆弱正是“物哀”观念的集中体现。《你的名字。》里,天上异象与人间异象互相映衬,互为表里,这正暗合了这种对自然及人生相深切的情感体验。如村上春树所说,当日本人“目睹一场美丽的盛宴消逝时,反而能找到安心感”,因为他们相信“没有永远的安定,也没有不变不灭的事物能让人依赖。”惟有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才是生命存在的意义。这正是在本片中多次出现的关键信物——宫水三叶的带发的象征意义。

顺着这一线索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场由互换灵魂引发的看似荒诞不经的爱情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原因,是它道出了人类对于生命本源和自我的情感认知和哲学思索。柏拉图曾在《会饮篇》里描述远古时期男人和女人原本是共用一个身体的,被神劈开后,往后的日子里他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这则神话表明在哲学家看来人生而不完整,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不断发现自我的过程中完善自我。因而互住身体的宫水三叶和立花泷历经艰辛哪怕时空穿越也要拼命找到的对方,何尝不是另一个自己。

故事的结局是美好而诗意的。“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命运垂青的庆幸,也是自我圆满的喜悦。



电影里,天上异象与人间异象互相映衬,互为表里暗合了日本民族的“物哀”观念。

香泉

文·小亮

去香泉镇的车不难找,但要做好上下颠簸的准备。皖中南尚不发达的经济和多湿的气候,让丘陵地带的交通状况都不甚如人意,更何况香泉这样的偏僻小镇。

香泉,香泉,自然以温泉而名。然而抵镇之后才发现,这镇子本身就是值得纪念的。与所有皖中南乡间给人的感觉一样,香泉是安静的,尤其是在多雨的季节。几条窄仄的老街交连,屋檐积落的雨水滴答在低洼不平的青石板路面,老日木屋斑驳的门板吱吱地开着。被雨淋透的狗儿懒懒地甩打着毛皮,却又被裹进一团小小的水雾里。午睡的老人偶尔会睁开眼,看看路过的陌生人。他们仿佛和这镇子一样古老。

泉水自镇中涌出,人们因而围泉兴饮,盖了间属于全镇的公共浴室。不卖门票,没有锁柜。夏夜来临的时候,这里是全镇的社交中心。围坐在池边光滑的石板上,人们聊着家常里短,不时哄堂大笑。老人们稳坐池中,得意地看着畏手畏脚的皮嫩后生们试水时的大呼小叫。也有如我一般的外来客,静坐一隅,微笑着看着,却常常被不吝生的毛孩子们突然推落入水,尴尬狼狈。

镇上的人不管做不做农活,不论贫富贵贱,都能有一副好气色,一身好肌肤,就托福于这口汩汩不尽的香泉。香泉的水其实并不香,相反,因为略含硫磺,气味反而有些不善。但在全镇人的眼中,这口泉水就是真正的芳香之源。它的大公无私,它的平易近人,它的朴素大方,让弹丸小镇得以香飘四方。



■桂下漫笔

宋代的法治精神

文·侯兴国

的原则吗?”

好一个“罪疑惟轻”的原则,宋代的法治够超前的。中国历代王朝之初基本都奉行严刑峻法,待到政权稳固,法律就开始讲人情味了。

《宋史》载,“诏司马光、王安石议。光以为不可,安石主遣,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颙皆言遣所争戾法意,自是廷论纷纷。安石既执政,悉罪异己者,遂从遣议。”宋神宗是个讲民主的皇帝,遂又下诏,让司马光和王安石再议,司马光表示反对,王安石则力挺许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颙也对许遵的意见有看法,认为是违反了法律的精神,宋代朝廷个个都是学霸,讲起道理来都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自然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直到王安石执政,这件案子才尘埃落定,许遵赢了,因为反对王安石的人基本都被拿下了。

不过,历代史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都持否定态度,所以对此案件的判决自然亦持否定态度。

宋史又载,意即“即使问了很多次都不承认犯罪者,也可以按照自首情节而从轻发落,譬如两人同时犯抢劫之罪,先被讯问者就是自首,疑犯生死竟取决于谁先被讯问,而不是按照犯罪事实,这般荒唐,自然难以服众。”

所以,宋史最后给予许遵的评价就是:“遵惠政及民,而缓登州狱妇,君子谓风浪。”

《宋史》载,“事下刑部,以遵为妄,诏以贖论。未几,果判大理。耻用议法坐劾,复言:‘刑部定义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奉赦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

许遵有不同意见,但刑部不以为然,遂成僵局,这时,皇帝出来打圆场,下诏建议判为交银子赎罪,没过多久,大理寺果然维持原判。许遵还是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自己仗义执言而被无故弹劾实在是耻辱,阿云本贫寒女子,又没了娘,哪里出了银子赎罪啊!又上奏说:“刑部的判决是不对的,阿云应该减刑,现在弃皇上的诏书不用,只因循旧例,上来就判死刑,堵了自首之路,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罪疑惟轻

之失刑。”虽然颇有政绩,但这件事办得也不怎么样。

王安石与宋神宗先后离世后,司马光上台,尽废王安石的新法,不知道阿云一案可有变化?阿云的命运又当如何?没有找到历史的底稿,不好揣测,只是后来犯罪者再也没有王安石时期的好运了,想必是没有悬念的。

阿云一个小小的案件几乎惊动了宋代朝廷所有的高官,皇帝都亲自来过问,反复争论了十几年,这样的案件,遍览古今中外,都很罕见。

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许遵几乎穷其一生都为阿云这位弱女子奔走,仁者寿,最后他活了81岁,也算是高寿了。

阿云该承担何罪?以时下法律来判,应该不是难事,但小案件却反映大时代,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还比较健全的时代,冤假错案甚至荒唐的案件也还是层出不穷,所谓真正的法治社会就是要尽量杜绝冤假错案,即使发生了,也不怕,因为有纠错机制,能够知错就改。

一个社会的成熟度不仅仅在于经济繁荣,很难持久,宋朝在中国历史上能保持很长时期的富庶,最大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其有完备的法治,官员都有底线,诸事自然好办。

不知道后来,这位被师生们敬重的鞋匠所归何处。我却为这一道温馨的人文风景所感动。再掂起写了四十多年“本报讯”的拙笔,心中也渐渐升起了不悔的倔强。



阿云案件几乎惊动了宋代朝廷所有的高官,起源就是“大法官”许遵力守“疑罪从轻”原则。